

西游录注（元）耶律楚材撰（清）李文田注

中书令国初时扈从西征，行五六万里，留西域六七年，有《西游录》述其事，人所罕见，因节略于此。

公戊寅春三月，

元太祖十三年也。

出云中，

《湛然居士集》有《过云中赠李尚书诗》。

抵天山，

《汉书西域传》：“卑陆国，王治天山东乾当国。”晋灼《武帝纪注》曰：“天山近蒲类国，去长安八千余里。”师古曰：“天山即祁连山。”祁太史韵士《西陲要略》曰：“哈密之山，即天山。山之北三百余里为巴里坤，柳谷水在城东北，源出天山，藉资灌田焉。”

涉大磧，

宋程大昌《北边备对》曰：“大漠，言沙磧广莫，望之漠漠然。汉以后史家变称为磧。磧者，沙积也。其义一也。”《大唐西域记》：“龟兹西行六百里，经小磧，至跋禄伽国。”

逾沙漠，

祁韵士《万里行程记》云：“安西州，旧名大湾，后复设安西府，今改为州。出北门五里许，过一涸河，即入沙磧。土人呼为戈壁，即古瀚海也。地以沙石为骨，如熔炼而成肤。”

达行在所。

此指元太祖和林之行在，邱处机《西游记》所云“皇帝旧兀里多”者也。《西游记》：“辛巳六月廿八日，泊窝里朵，汉语行宫也。”又称为乃满国兀里朵，盖太祖灭乃蛮后，即置行在于此，以便西伐也。

明年，

己卯年也，是为元太祖十四年。

大举西伐，道过金山。

《北边备对》曰：“金山，隋唐间突厥阿史那氏，得古匈奴北部之地，居金山之阳。”案：《湛然居士集》卷一有《过金山用人韵诗》。《西域释地》云：“乌鲁木齐博克达山，三峰峭拔入云，山腰有潭，周十余里，土人称海子。山南有俗所呼七个达坂者，即此。”按：《唐书》西州交河县，北行经柳谷，度金沙岭，至北庭都护城。又按：杜甫诗注：“自交河北行八十里，至龙泉馆，北入谷百三十里，经柳谷，度台沙岭，百六十里，经石会汉戍，至北庭都护府。”今乌鲁木齐为唐北庭都护故治，土鲁番为西州古治，以相距道里考之

，此“达坂”即所谓金沙岭。今岭畔有陟坡，沙子细碎，滑马足，“金沙”、“台沙”之名当以此。《皇舆西域图志》云：“按今阿勒坦为古金山，《唐书》称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阳，裴罗西超金山者，是也。”

时方盛夏，雪凝冰积，斫冰为道。松桧参天，花草弥谷。金山而西，水皆西流入海。

金刘祁《北使记》：“出北界，行西北向，地浸高，并夏国。前七八千里，山之东，水尽东；山之西，水亦西，地浸下。”祁韵士《西陲要略》云：“新疆诸水，分流异趋，南路之水皆东流，出自南北山中，若喀什喀尔之乌兰乌苏、叶尔羌之玉河、和阗之哈喇喀什、玉陇喀什二河，乌什之瑚什奇、阿克苏之浑巴什、库车之渭干、喀喇沙尔之开都，悉东会于土鲁番之罗卜淖尔。凡南北山积雪融化之水，皆入之。溢沦渟蓄，伏流地中，即古蒲昌海也。北路之水，若伊犁诸河多西流，塔尔巴哈台之额尔齐斯诸河多东流，乌鲁木齐之玛纳斯河多北流，或归入淖尔，或流经苇湖，或伏入沙碛，以及雪融会合之水甚多。”

其南有回鹘城，

《元史西北地附录》曰：“畏兀儿地。至元二十年，立畏兀儿四处站及交钞库。”《明世法录》曰：“火州，元号畏兀儿。东七十里，距柳陈城西百里，为土鲁番，即古高昌国治。”案：《辽史兵卫志》：“属国军有回鹘，有甘州回鹘，有沙州回鹘，有和州回鹘。”此和州回鹘城也。宋洪皓《松漠纪闻》曰：“回鹘、甘、凉、瓜、沙，旧皆有族帐。惟居四郡外地者，颇自为国，有君长。”

名别石把，

《西使记》曰：“龙骨河复西北行，与别失八里南以相直，近五百里。”《元史西北地附录》曰：“别失八里。至元十五年，授八撒察里虎符，掌别失八里畏吾城子里军站事。十七年，以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。十八年，从诸王阿只吉请，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，置新站三十。二十年，立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。二十三年，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失八里，置元帅府。”《明史西域传》云：“别失八里，西域大国也。南接于阗，西抵撒马儿罕，东抵火州，北连瓦剌。元世祖议宣慰司。”《西游记》作“鼈思马大城”。欧阳玄《高昌契氏家传》：“北庭者，今之别失八里城。”

有唐碑。

《西游记》曰：“北庭端府。景龙三年，杨河大都护有德政，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，功德焕然可观。寺有佛书一藏，唐之边城往往尚存。”《槐西杂志》：“特纳格尔，为唐金满县也，尚有残碑。”《西域释地》曰：“库车丁谷

山在城北，有古寺，多唐碑，浮图高数十丈。”《西域水道记》：“巴尔库勒淖尔四源，东南源曰招摩多沙乌鲁木齐，治曰巩宁城。城南阻阿拉癸山，东扼博克达山，山之阴为阜康县。又东并山行一百九十里，为唐沙钵镇，即阿史那贺鲁所处之莫贺城。又东五十里，为济木萨西突厥之可汗浮图城，唐为庭州金满县，又改后庭县，北庭都护治也。元于别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帅府，亦治于斯。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余里，地曰护堡子。破城有唐金满县残碑，碑石立为二，俱高八寸，广六寸，一石七行，一石六行。”

所谓瀚海军。

元刘郁《西使记》曰：“瀚海地极高寒，虽酷暑，雪不消。”今之所谓瀚海者，即古金山也。《唐书地理志》：“北庭大都护府，本庭州。贞观十四年，平高昌。置有瀚海军，长安二年置。”瀚海去城数百里，

《西域释地》云：“哈密东至安西州，西至土鲁番，俱有沙碛，乏水草，不毛之地数百里，谓之瀚海，今呼为戈壁。”

海中有屿，其上皆禽鸟所落羽毛。

《史记匈奴传》：“骠骑将军去病封于狼居胥山，禅姑衍，临翰海而还。”如淳曰：“翰海，北海名。”张守节《正义》曰：“按：翰海自一大海名，群鸟解羽伏乳于石，因名也。”李光廷《西域图考》曰：“按：文正《西游录》云：‘戊辰，达行在所，至即唐之高昌’云云，此以今济木萨为瀚海，与刘郁《西使记》殊，且言蒲类海，亦未确也。”《西域释地》云：“巴里坤名会宁城。有海子，即古蒲类海，一名婆悉海，俗呼为海子，在城北沙山之下。东西袤一百余里，对岸广数十里。《后汉书》张璠言呼延王常展转蒲类、秦海之间，《元和志》言伊州纳职县北直抵蒲类海。唐之伊州，即今哈密，距巴里坤相近，而巴里坤又为汉蒲类国地。是此海子为蒲类海无疑。”

城西二百里，有轮台县，

《新唐书地理志》：“庭州西延城西至轮台县，共三百二十里。”《西游记》：“鳖思马大城，其东数百里，有府曰西凉。其西三百余里，有县曰轮台。师问曰：‘有几程得至行在？’皆曰：‘西南更行万余里，即是。’”

唐碑在焉。

《西域水道记》有说。

城之南五百里，有和州，

《元史耶律希亮传》：“由苦先至哈刺火州。”《元史西北地附录》：“阿里麻里”之下有“合刺火”者。

即唐之高昌，

《辽史兵卫志》：“属国军有高昌。”《明史》：“火州，其地多山，青

红若火，故名。火州东有荒城，即高昌国都，汉戊己校尉所治。西北连别失八里，后为土鲁番所并。”

亦名伊州。

《湛然居士集十二怀古诗》：“瀚海过西伊。”自注云：“伊州之西北有瀚海，伊州又谓之西州。”《西域释地》曰：“《元和志》言伊州纳职县北直抵蒲类海。唐之伊州，即今哈密。”

高昌西三四千里，有五端城，即唐之于阗国。

《元史西北地附录》作“忽炭”者，是也。《曷思麦里传》作“斡端”，《拜延八都鲁传》亦作“斡端”，《宪宗纪》则作“扩端”，均此“五端”二字之声转。今称“和阗”者，是其地也。《明史》作“阿端”，又沿古名作“于阗”，均非两地。《西域释地》云：“叶尔羌，汉莎车国地。唐以后并入于阗，又曰和阗。汉于阗国，唐置于阗都督府于此。回人谓汉人为‘黑台’，和阗即‘黑台’之讹。相传汉任尚弃其众于此。”

河出乌白玉。

《西陲要略》云：“叶尔羌之山，则有密尔迪山，在城南二百余里，产玉。有玛尔瑚卢克山，在城西南四百余里，产玉。又有一大山，在叶尔羌西南，与密尔迪山相连。回人呼为塔什达巴罕，疑即所谓葱岭者是也。水则有玉河，自密尔迪山流出，南分支入和阗。和阗境内一带山皆积雪，水则有哈喇喀什河，有玉陇喀什河，有哈琅圭塔克河，俱多产玉，且资灌田。”

过瀚海千余里，有不刺城。

《西北地附录》作“普刺”。《耶律希亮传》：“至不刺城。”李光廷《西域图考》曰：“不刺城，即《西使记》‘孛罗城’之转音，城南有阴山，即松树头岭。山顶在池。今赛喇木泊在四山之中，即池也。”

不刺南有阴山，东西千里，南北二百里。

《西游记》曰：“初在沙陀北，南望天际，若银霞。问之左右，皆未详。师曰：‘多是阴山’。翌日，过沙陀，遇樵者，再问之，皆曰然。”《湛然居士集》卷一有《过阴山和人韵诗六首》。

山顶有池，周围七八十里。

《西陲要略》曰：“伊犁之水，有赛里木淖尔，在城东北，隔山二百余里。凡境内之水，皆朝宗于伊犁河，惟赛里木淖尔不与焉。”《西域释地》：“赛里木诺尔，在伊犁城东北二百余里，塔尔奇岭之东。其北有川，名博罗塔拉。”

池南地皆林檎，树阴蓊郁，不露日色。出阴山，有阿里马城。

《西使记》曰：“出关至阿里麻里城，市井皆流水交贯。”《西使记》云

“出关至阿里麻里城”，当云“出关至阿里麻城”，衍一“里”字。此即《湛然集》之“阿里马城”，非《西北地附录》之“阿力麻里”也。

西人目“林檎”曰“阿里马”，附郭皆林檎园，故以名。附庸城邑八九。

《至元译语》曰：“蒙古语‘梨’曰‘阿里马’。”

多蒲萄、梨果。播种五谷，一如中原。又西有大河，曰亦列。

刘祁《北使记》曰：“兴定四年十二月，出北界行，地浸高。前七八千里。又前四五千里，地甚燥，历城百余，皆非汉名。又几万里，至回纥国之益离城，即回纥王所都”云云。案“益离”即“亦列”之声转，盖以亦列水得名也。《西游记》曰：“沿天池正南，下阿里马城，又西行四日，至答刺速没鞑。没鞑，河也。”徐松跋云：“阿里马城者，即今西阿里玛图河，在拱宸城东北，出塔勒奇山口，西南至阿里玛图河，仅百里。又西行四日，至答刺速没鞑，是今伊犁河。以西行四日计之，当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。”亦列河，李光廷曰：“当是今瞻德城西之察罕乌苏河，以伊犁统名之耳。”《西域释地》：“伊犁河在伊犁城南一里许，源出喀什、空吉斯二河，洪流深广，境内之水皆归焉。过城南，折而西北流七百余里，入哈萨克界，遇沙而伏。”按：《唐书》：“贞观中，西突厥分其部为二，以伊列水为界。显庆二年，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，讨西突厥。”所称伊丽，即今伊犁，以水为名。“犁”与“丽”同名，“列”则音相近耳。

其西有城，曰虎司窝鲁朵，即西辽之都。

明陈士元《诸史译语》云：“‘斡耳朵’，华言‘帐房’也。《辽史》称‘斡鲁朵’，音之转也。”《西使记》云：“过六屠两山间，土平民夥，沟洫映带，多故垒壤垣。问之，盖契丹故居也。计其地，去和林万五千里而近。”《辽史天祚本纪》：“耶律大石建都城，号虎思斡鲁朵。”又《辽史兵卫志》：“属国军有胡母思山蕃。”胡母思，即《本纪》之“虎思”矣。又《部族表》，辽太祖天赞二年，破胡母思山蕃。又《诸部表》有忽母思部。均即此《录》之“虎司”，自大石建都后称为“斡耳朵”者也。《辽史营卫志》：“居有宫卫，谓之斡鲁朵。”《金史百官志》：“斡里朵，官府治事之所也。”

附庸城数十。又西数百里，有塔刺思城。

《西使记》曰：“二十八日过塔刺寺。”案《西游记》有“答刺速没鞑”。原注：“没鞑，河也。”是“塔刺思”即“答刺速”之对音。此城以河得名，其上游已名为答刺速河，此《录》称为亦列河，在西辽河中府都之东也。此河西行数百里，绕此城，即此《录》之塔刺思城，又即刘郁所过之塔刺寺矣。

又西南四百余里，有苦盞城、

《西使记》曰：“四日过忽章河，渡船如公鞋然。土人云：‘河源出南大山，地多产玉。’疑为昆仑山。”

八普城、

《元史西北地附录》有“巴补”，即此《录》“八普”之音同字异也。

可伞城、

《西北地附录》作“柯散”，即此《录》“可伞”之异文也。《曷思麦里传》作“可散城”。芭榄城。

《西游记》：“壬午之春正月，杷榄始华，类小桃。俟秋，采其实，食之，味如胡桃。”《湛然集记西游事诗》：“亲尝芭榄宁论价，自酿蒲萄不纳官。”其他诗言杷榄、蒲萄者，不可枚举。

苦盞多石榴，其大如棋，甘而差酸。凡三五枚，绞汁盈盂，渴中之尤物也。

。

苦盞，《元史西北地附录》作“忽毡”，《明史西域传》作“火占”。《元史薛塔刺海传》从征虎忽缠诸国，即此苦盞城地矣。又《元史，郭宝玉传》曰：“收别失八里、别失兰等城，次忽章河。”据此《传》知“苦盞”与“忽章”同音，盖以河得名。

芭榄城边皆芭榄园，故以名。其花如杏而微淡，叶如桃而差小。冬季而花，夏盛而实。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，

《松漠纪闻》曰：“西瓜形如匾蒲而圆，色极青翠，经岁则变黄，其虺类甜瓜，中有汁，尤冷。”明张翼《清赏录》引耶律楚材《西游录》云：“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，可以容狐。”今此文无“可以容狐”四字，为《老学丛录》删节。

长耳仅负二枚。苦盞西北五百里，有讹打刺城。

《元史本纪》“十四年，取讹答刺城”，即此“讹打刺”三字之对音也。

《西北地附录》作“兀提刺耳”。又《本纪》“十五年，秋，攻斡脱罗儿城，克之”，与此亦音近，疑所采不一书，故致重复。且西域强悍，未必非取后复叛，故两次征克也。李光廷《西域图考》云：“龟兹入元，为别失八里，西境城曰苦先，即今‘库车’之对音。《元史耶律希亮传》云从征至浑八升城。今阿克苏南有浑巴什庄。世祖自二王所召还，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，出伊州，涉大漠还，亦曰苦盞。”文正《西游录》云：“苦盞西北五百里，有讹打刺城。”皆是地也。

附庸城十数。此城渠酋，尝杀命吏数人、商贾百数，尽掠其财货。西伐之举由此也。

《元史本纪》：“太祖十四年夏六月，西域杀使者，帝帅师亲征，取讹答

刺城，擒其酋哈只儿只兰秃。”

讹打刺西千余里，有大城曰寻斯干。

《西使记》曰：“过擗思干，城大而民繁。”《元史太祖本纪》曰：“十五年，克寻思干城。”又曰：“十六年，攻薛迷思干城。”今案太祖克此城，后复叛，故十六年再攻之。“薛迷思干”，即“寻斯干”也。《西北地附录》作“撒麻耳干”。《元史按竺迩传》曰：“太祖西征寻斯干。”《郭宝玉传》曰：“下擗思干城。”又曰：“引兵据擗思干，入铁门，屯大雪山。”《耶律阿海传》曰：“下寻斯干等城。”《明世法录》曰：“撒马儿干，古擗宾国，在悬度山西。唐以其地为修鲜都督府，拜其五都督。元驸马帖木儿主其国。东有养儿沙鹿海牙赛兰达失干，西有渴石迭里迷诸城，并隶焉。”

寻斯干者，西人云肥也，以地土肥饶，故名。

《西游记》曰：“寻思干城，万里外回纥国最佳处。”杜环《经行记》曰：“萨末建，土沃，人富，国小，有神祠，名拔诸。”《湛然集十二怀古诗》：“感恩承圣敕，寄信到寻思。”自注：“寻思虔，西域城名。西人云：‘寻思，肥也。虔，城也。’通谓之肥城。”

甚富庶。用金铜钱，无孔郭。环城数十里皆园林，飞渠走泉，方池圆沼，花木连延，诚为胜概。瓜大者如马首。谷无黍、糯、大豆，盛夏无雨。以蒲萄酿酒，有桑不能蚕，皆服屈胞。

《湛然集》卷七《戏作二首》：“屈眴轻衫裁鸭绿，蒲萄新酒泛鹅黄。”卷五《乞扇诗》：“屈眴圆裁白玉盘，幽人自翦素琅玕。”《元史舆服志》曰：“质孙，华言一色服也。勋戚大臣近侍，赐则服之，下至乐工、术士，皆有此服，精粗之制不同，总曰质孙。”

以白衣为吉（色），以青衣为丧服，故皆衣白。

陈诚《使西域记》：“哈烈国主以白布缠头，辫发后髻。男子髡首，缠以白布。妇人以白布蒙首。”

寻思干西六七百里，有蒲华城，土产更饶，城邑稍多。

《元史太祖本纪》：“十五年，克蒲华城。”《耶律阿海传》：“下蒲华城。”《西北地附录》：“忒耳迷”之下，有“不花刺”。似即《本纪》之蒲华。《明世法录》曰：“卜花儿在撒马儿罕西七百里。以道里计之，撒马儿罕即寻思干，则卜花儿即蒲华矣。”《耶律阿海传》：“从帝攻西城，下蒲华、寻斯干等城。”《湛然集》卷五《赠蒲察元帅诗》其七：“闲乘羸马过蒲华，又到西阳太守家。”又卷六有《蒲华城梦万松老人诗》。

寻思干乃谋速鲁蛮种落梭里檀所都。

《北使记》曰：“有没速鲁蛮回纥者，性残忍，肉必手杀而啖，虽斋亦酒

脯自若。”《西游记》曰：“至阿里马城，铺速满国王来迎，宿于西园。

”“铺速满”及“没速鲁蛮”，皆“谋速鲁蛮”之转声也。又按《辽史诸部表》有普速完部，《金史》群牧十二处有蒲速斡，此云“谋速鲁蛮种”，似一类也。《湛然集》卷十二《怀古一百韵》注云：“大石林牙，辽之宗臣，挈众而亡。不满二十年，克西域数十国，幅员数万里。传数主，凡百余年，颇尚文教。西域至今思之，庙号德宗。”卷五《河中春游诗》注云：“寻斯干有西域梭里檀，故宫在焉。”

蒲华、苦盏、讹打刺城，皆隶焉。

《西域图考》云：“《元太祖纪》：十四年己卯，西域杀使。帝亲征，取讹答刺城。讹答刺，即阿克苏城。也石的石河，即乌什之毕底尔河也。”

蒲华之西，有大河入于海。

《太祖本纪》：“十五年夏五月，驻蹕也石的石河。”但是时克蒲华城及寻思干城，此大河非也石的石河，却是今阿母河。以《元秘史》及《西游记》知之矣。

其西有玉里韃城，

《元史本纪》：“十六年秋，皇子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，分破玉龙杰赤等城，下之。”玉里韃，即“玉龙杰”三字之对音。蒙古谓“官”曰“赤”，故名玉龙杰赤也。《元秘史》曰：“过阿梅河，至兀笼格赤城下营。”“兀笼格”尤与“玉里韃”声近矣。《元史曷思麦里传》作“月恋揭赤之地。”《耶律希亮传》：“五月，西行至孛劣撒里。六月，至换札孙。又西行九百里，至也里虔城。又从二王还，至不刺城。”案：孛劣撒里，即不刺城。换札孙，即“虎司”之声转，此西辽都也。“九百里至也里虔城”，即“玉龙杰”之转声，此即玉龙杰赤也，又即“玉里韃”三字之对音。“还至不刺城”，又即“孛劣撒里”。盖翻译本一人，而前后不相照，作传者又不相照，作传者又不识蒙古语，故使读者茫然耳。

梭里檀母后所居。富庶又盛于蒲华。

此母后当是直鲁古之妻，其时乃蛮篡直鲁古之国，而尊其后为皇太后也。

又西濒大河，有班城。

《元史本纪》：“十六年辛巳，夏四月，驻蹕铁门关。秋，帝攻班勒纥等城。”《白察罕传》：“察罕，西域板勒纥城人。初，察罕生于河中，其夜天气清肃，月白如昼，西域谓白为察罕，故名察罕。”案：河中，即寻思干城；板勒纥，即班城也。

又西有砖城。

《西游记》曰：“铁门南岸西有山寨，名团八刺，山势险固。”此“砖城

”与“团城”声转也。故《记》云：“由此东南行三十里，过班里城。”则此城在班里之西，故知“砖城”即彼《记》之“团八刺”也。《大唐西域记》曰：“羯霜那国西南行二百余里，入山。山路崎岖，溪径危险，既绝人里，又少水草。东南山行三百余里，入铁门。铁门者，左右带山，山极峭峻，虽有峡径，加之险阻，两旁石壁，其色如铁，既设门扇，又以铁锢，多有铁铃，悬诸门扇，因其险固，遂以为名。出铁门到睹货罗国”云云。此“砖城”盖唐之吐火罗国故也。

自此而西，直抵黑色印度城。亦有文字，

刘祁《北使记》曰：“有印都回纥者，色黑而性愿。其书契约束，并回纥字，笔苇其管，言语不与中国通。”《西使记》曰：“印毒国去中国最近，军民一千二百万户，即汉身毒也。”艾儒略《职方外纪》曰：“中国之西南曰印弟亚，即天竺五印度也，在印度河左右。”《汉书西域传》：“无雷国北与捐毒接。”师古曰：“捐毒，即身毒、天竺也。本皆一名，语有轻重耳。”臣召南案：“天竺，即天竺。《后汉书传》之天竺，即此《传》之捐毒，而后世又曰印度国也。”

与佛国字体声音不同。佛像甚多。

《西使记》曰：“乞石迷西，盖传释迦氏衣钵者。”《松漠记闻》曰：“回鹘奉释氏最甚，共为一堂，塑佛像其中，每斋必到羊。或酒酣，以指染血涂佛口，或捧其足而鸣之，谓之亲敬。诵经则衣袈裟，作西竺语。”《大唐西域记》：迦湿弥罗国，旧曰“厨宾”，讹也。

不屠牛羊，但饮其乳。土人不识雪。岁二熟麦。盛夏置锡器于沙中，寻即熔铄。马粪堕地沸溢，月光射人如夏日。其南有大河，冷如冰雪，湍流猛峻，注于南海。

《新唐书地理志》曰：“天竺西境小国五，至提■〈風日〉国。其国有弥兰大河，一曰新头河，自北渤昆山来，西流至提■〈風日〉国，北入于海。”《职方外纪》曰：“东印度有大河，名安日。国人谓经此水一浴，所作罢业，悉得消除。”

土多甘蔗，取其液酿酒、熬糖。印度西北行，有可弗叉国。

《元史郭宝玉传》：“辛巳，可弗叉国惟算端罕破乃满国，引兵据擢思干，闻帝将至，弃城南走，入铁门屯大雪山。宝玉追之，遂奔印度。”《旧唐书西戎传》：“波斯国东与吐火罗康国接，北邻突厥之可萨部。”按：所云可萨者，盖即今俄罗斯之可萨斯克，此《录》之可弗叉国也。

数千里皆平川，无复丘垤，不立城邑。

《职方外纪》曰：“亚细亚西北之尽境，有大国，曰莫斯科未亚，东西径

万五千里，南北径八千里，中分十六道。有窝儿加河最大，支河八十，皆以为尾闾，而以七十余口入北高海。”《大唐西域记》：“从信度国西南行千五六百里，至阿黠婆翅罗国，国周五千余里。自阿黠婆翅罗国北行七百余里，至臂多势罗国，属西印度境，国周三千余里。从此东北行三百余里，至阿黠荼国，属西印度境，国周二千四五百里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，无大君长，役属信度国。从此东北行九百余里，至伐刺拿国，周四千余里。复从此西北逾大山，涉广川，历小城邑，行二千余里，出印度境，至漕矩吒国。”

民多羊马，以蜜为酿。此国昼长夜促，羊膊熟，日已复出。正符《唐史》所载骨利鞞国事，

《元史土土哈传》：“钦察去中国三万余里，夏夜极短，日暂没即出。”《地理志西北地附录》曰：“邛可刺者，因水为名，附庸于吉利。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，昼长夜短，日没时，炙羊肋熟，东方已曙。”即《唐史》所载骨利鞞国也。《新唐书地理志》曰：“仙娥河北岸有富贵城，又正北如东过雪山松桦林及诸泉泊千五百里，至骨利鞞。又西十三日，行至都播部落。又北六七日，至坚昆部落，有牢山剑水。骨利鞞、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，冰坚时马行八日可渡。海北多大山，其民状貌甚伟，风俗类骨利鞞，昼长而夜短。”又《回鹘列传》：“骨利鞞处瀚海北，胜兵五千。草多百合。产良马，首似橐它，驰数百里。其地北距海，去京师最远。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，日入烹羊胛，熟，东方已明，盖近日出处也。”

但国名不同，岂非岁时久远，语音讹舛？

《庶斋老学丛谈》曰：“许献臣金事说盎吉刺日不落，只一道黑气遮日，煮羊膊熟，日又出也。保定刘敬之往任断事官，亲见之。”此亦符《唐史》骨利鞞国事，但地名又不同，或有沿革。观此，则日月不出入乎地中，绕北极之下以为昼夜，信而有证。

寻思干去中原几二万里，印度去寻思干又等，可弗叉去印度又等，

《西使记》曰：“《新唐书》载：‘拂菻去京师四万里，在西海上。’所产珍异之物，与今日：道里正同，盖无疑也。”

虽萦迂曲折，不为不远，不知几万里也。

《双溪集丁零诗》注：“圣朝太宗尝诏和瑞等入北海，往复数年，得日不落之山。”

俞浩《西域考古录》引《西游录》：

戊寅春三月，出云中，抵天山，涉大磧，逾沙漠，达行在所。明年，大举西伐，道过金山。时方盛夏，雪凝冰积，斫冰为道，松桧参天，花草弥谷。金山而西，水皆西流入海。其南有回鹘城，名别石把，有唐碑。所谓瀚海军也

（卷十引）。

俞注云：“《唐书回鹘传》云：‘回鹘之亡，其遗帐伏山林间，狙盗诸蕃以自给。懿宗时，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击吐蕃，斩尚恐热，传首京师。于是西庭二州俱恢复，遣使请命于朝，其后史亡其传。然其国卒不振，时以羊马至边互市’云。此回鹘五城之所由也。瀚海军在北庭，景龙初，郭元振所置。别石把，即别失八里之转。元有别失八里行中书省。”

瀚海去城数百里，海中有屿，其上皆禽鸟所落羽毛。城西二百里，有轮台县，唐碑在焉。城之南五百里，有和州，即唐之高昌，亦名伊州。

李注云：“《西域图志》曰：‘唐伊州为今哈密。’又曰：‘今镇西府，古伊州。辟展，古高昌。’”

考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，唐北庭都护府所管三军，防制突骑施坚昆，统瀚海天山伊吾瀚海军，在城内兵一万二千人，是也（同上）。